

集部

二希堂文集卷二

禮部侍郎蔡世遠撰

安海詩序

皇帝誕敷文德敉寧武功歷數綿長版圖式廓敷天之下覆幬涵煦罔不率俾其有阻𤄊自雄傲虐不共則赫然奮雷霆之師擣其區域畏威輸誠爭為臣僕臺灣故紅毛地鄭氏竊據三世

皇靈遠播命姚公啟聖施公琅削平奏績置一府三縣四十年來休養生息衍沃富饒顧土著鮮少火耨草闢多閩粵無賴子弟地廣則易以叢奸民雜則易以召亂加以重洋浩淼官吏有傳舍之思兵役更番不盡馴性制撫控馭阻於鞭長康熙辛丑夏四月二十三日羣不逞之徒呌號嘯聚蹂我民人賊我總帥安平副將許君雲游擊游君崇功北路叅將羅君萬蒼各率偏裨血戰死之賊遂據有全臺服優衣冠相稱以名號文武逃遁

澎島賊勢益張五月五日制府覺羅滿公聞變投袂而起別母夫人曰兒不翦滅此見無日矣晨夜疾馳軍於鷺島大治樓櫓調八郡之兵尅期進取提帥施公先已提師駐澎滿公素知南澳鎮總兵官藍公忠勇檄以副之將校卒伍分路責成撫軍呂公調餉佐軍不科井里應時而具部署既定合大小戰艦六百餘艘兵萬六千餘人滿公釃酒臨江天氣霽朗義聲昭布將一其心士百其競覘知賊將內訌須發文告設懺懸賞賊棄逆效

順自相攻擊六月十三日癸卯自澎湖齊發丙午施公遣其裨將林亮董方秉潮入鹿耳門諸軍銜尾繼進兵已過險人懷必死之心乘勝克安平鎮轉戰七鯤身賊衆尚數十萬藍公率精銳由西港登岸繞出賊背紅磡鎗裂賊遂大奔薄至官寮悉衆相拒復大敗之走塗角埕又連敗之癸丑長驅直入府治悉定先是滿公未至廈門時邊郡洶洶城市山村惶惑轉徙米價沸騰訛言流布既至汎舟之米四集平糶輯奸市不改肆人不知

兵羣策畢張紀律大肅衆於是知賊不足平也向使滿公不發鎮厦門則内地山𭘙四伏鷺門盡逃澎湖將潰施公雖激厲三軍而兵少餉涼其能浹旬奏績乎即滿公駐厦門不檄藍公同征亦未能成功若是速也三旬治兵七日奏績宣

天子詔縛其渠魁撫其脅從不殺而威不令而行此皆由

皇上知人善任

皇天眷佑篤生良傑同德一心式遏亂畧豈偶也哉吾

漳處最瀕海回思鄭氏之亂海孽山妖同時並作酷餉焚巢言有餘痛令茲之喜不啻口出作為詩歌用誌永久名曰安海者謂是役非徒平臺邊海郡縣皆安之也既安於臺警方熾之秋必能安之於臺地克定之後溯厥亂源選用廉能布昭德教芟其莠民漸次更始我閩人實世世食德孕育蕃息歌詠於靡窮也世世遠忝在史氏有採風之責因與陳君元麟張君福昶郭君元龍彙摭篇什以付之梓焉

桐城張公焚餘草序

世遠官翰林時侍安溪李文貞公嘗為余言先進張文端公之為人舉其大節傳其逸事以為美談因曰文端公卜相一年遂初致政君臣之際恩禮始終圭璋之品有瑜無瑕今仲子洗馬君懿哉淵乎光遠有耀者也世遠心識之不敢忘洗馬君即今宮保丞相天下所稱為桐城公者也

皇上龍飛公由卿貳晉尚書遂陟政府且

命授經
皇子世遠以菲才蒙
恩起用亦濫厠講席之末公不余鄙辱誨愛之晨夕
禁廷殆將五載私喜拳曲之木上邀不次之
恩得受繩削于廟廊之上又喜得追隨諸巨公後若條
風細雨之吹潤萬物也公一日出其詩一冊命世
遠序之公自翰林供奉二十餘年稟學于家服勞
于國所為詩根心諧律藻耀春容大旨不外于忠孝而

出之以慎厚平中若天門日觀之峯而托基厚阜也若汪洋澔淼納溝瀆包蛟鼉而育魚鱗也若壺中之氷太璞之石也我聞在昔有以人重其詩者有以詩重其人者有詩與人並重者以人重其詩者程明道邵堯夫也以詩重其人者孟襄陽韋蘇州也詩與人並重者蘇廷碩張曲江也亦猶父子之間有以父重其子者韓魏公之於忠彥也有以子重其父者李德裕之於吉甫呂公著之于夷簡也有父與子並重者范文正忠

宣也

國朝百年來父子繼相自公而外指不多屈所謂詩與人並重父與子並重者後之人其必有以位置之矣公自名其詩曰焚餘草葢嘗燬于火于記憶中得之斷自

康熙六十一年以前後集尚未編定公遭逢

堯舜蚤作夜思臯陶明良之歌召伯卷阿之音吉甫清風之頌揚扢賡和與日俱新世遠又將執筆掛名以自耀焉

家忠烈公遺詩序

吾蔡在閩多理學節義之士明季流寇之亂捐軀殉節者四川威茂道忠愍公諱肱明長沙司李忠烈公諱道憲其最烈且著者也雍正十年表弟陳君矩亭令長沙即忠烈公之死所也彙刻公遺詩合前後輓詩都為一集世遠讀之不禁憮然三歎也當獻賊之破武昌下襄陽而窺長沙也撫藩監司以奉吉藩為名相繼遁衡州時太守入覲公攝行守事練兵措餉為死守計賊知公

憂百姓曰不降吾且屠長沙公泣曰寧殺我無殺百姓即手刃乘城者數十人賊駭而退總兵官尹先民隂送欵於賊與戰詐潰長驅逼城公急出百姓十餘萬戶以孤城自誓城破被執脅公降公怒罵不屈使先民說公公罵曰恨不斬汝萬段手批先民先民羞走賊擲刃揕公胸血濺賊首仆地賊膽落以刃加頸公揚眉舉足自若賊斷公足裂其眉截其兩手罵益烈鉤舌毀齒抉眼劓鼻寸磔以死先是公被執時有役九人從公不去賊

先殺其五人以懼公公不為動公既死次及淩國俊國
俊者九人之一也國俊曰俟我葬吾主後受戮賊許之
國俊枕尸呼天大哭解衣裹肉骨葬之城南醴陵坡還
詣賊賊義而釋之國俊曰是我藉義名以偷生也遂自
經死事聞贈公太僕謚忠烈廟祀勿替兵使者堵公引
錫為具衣冠改葬籍諸紳士從逆者產為公祠田吾鄉
倪君康年令善化倡新公祠復祠田之被侵没者撫軍
丁公學孔趙公申喬相繼表墓甓祠事以國俊從祀公

以名進士起家死時年方二十有九所為詩清幽峻肅凜凜皜皜如其人嗚呼自古國家多難擾攘急迫之時豈無賣國求降偷以全軀身躋顯秩者顧其後世子孫以為榮乎否乎即其鄉之人以為榮乎否乎引而近之乎推而遠之乎公死已近百年而凡官斯土居斯地者莫不憑弔噓唏感仰而不能自禁況於譜系之末梓桑之舊乎忠愍公之死緣松藩鎮帥朱化龍內叛脅降凡弟妻子家衆死者三十二人公之死因尹先民叛賊忠

義所激感及從役豈不長垂天壤乎淩國俊一徒隸耳一旦舍生取義遂使官紳兆姓瞻拜敬慕歷千百年而不衰然則偷生者貴乎義死者貴乎讀斯詩者可以慨然奮矣

李思亭同居詩序

余同年友李君思亭兄弟八人奉母以居合爨而食恂恂然雍雍然門以内無間言也康熙丙申冬思亭自為百韻詩紀其事孝愛友恭溢於言外吾漳紳士各為歌

詩以美之思亭曰吾非以自多也吾懼其合而離離而不克復合故述先訓以勉吾子弟令吾子弟各勉其室人以和娣姒幸得相親相忍以永無斁也余曰賢哉思亭思深哉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凡事疎者非難親者為難又推而論之多者非難少者為難顯者非難微者為難是故國難於天下家難於國家之中猶有父子兄弟長幼尊卑之等也身止一耳身為難身之中猶有耳目手足百骸之司也心無形耳心為

難心之發為意而意之誠又最難茍能誠意則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是故君子之致力也以誠意為先其立範也以齊家為要賢哉思亭兄弟八人猶一氣也娣姒則聚八姓為一家合子姓童僕又百人而無異詞焉豈非誠之所積哉聞思亭之治家也總其大綱出入會計皆仲君主之餘各安其業以讀其書仲君賢而無私故至今安之夫家人之睽始於婦人克勤克儉非婦人所難病在於自私自私而因以化其夫若

子而家道壞矣由斯以言非獨思亭之賢亦仲君與諸兄弟娣姒之厚於天性互相勉以至於此也思亭將宦京師推此心以理民育物立愛立敬始於家邦曷有涯哉余兄弟三人亦奉母以居食指不及思亭三之一惴惴然懼吾誠愛之心不足以聯之也讀思亭之詩不禁慨且慕也於是乎言

黄元杜文集序

人材之所以不及古而國家少可用之才者由為士者

識趣卑近志量薄狹淺陋株守時文一冊以為平生之事業在是過督學使者按臨試高第則翹然自喜雜於儕偶則拂鬱不悅久而後忘之值省試之期則又取向所株守者而加溫習焉被放則又拂鬱不悅又久而忘之如是者循環以至於終身老死而後已即幸而得第亦不過與時俯仰隨事補塞無志氣以鼓之無師友以勵之無學識以充之遂至以得第為成材居官為事業自非志尚卓然不囿於折楊皇荂者烏足以語經國之

大業不朽之盛事哉邵武黄君元杜少負不羈所讀經史子集一發之於文欲與古作者匹休康熙戊子歲儀封張清恪公撫閩開鼇峰書院延有志之士脩書講學其中元杜侍其尊君存菴先生來與是選尊君為閩中名孝廉拒耿逆不受偽職倡學家鄉以終老元杜本其淵源刻自砥礪余時亦侍先君子得厠講席之末讀元杜之文略見一斑矣歲辛卯元杜舉於鄉文益工學益懋顧漳浦樵川相去千餘里而遥不能繼見講論如鼇

峰時也雍正十年元杜謁選來京以其全集示余其優柔夷愉俯仰揖讓之態絕類歐公其論古諸作雖不及坡公志林之雄健湧出然疎暢洞達亦坡公之流亞也惜其屈處於閩山海嶠不得操大手筆以撰述當世之人物以鳴國家之盛然其精氣光怪自閃爍出沒瓌異而不可掩也茲元杜將令鳳陽行矣勉之歐蘇二公以文章名世顧歐公之令夷陵守滁州蘇公之守杭徐等郡皆政事殊絕志節偉然出為循吏入為名卿元杜勉

之清恪公之提命依然在耳也尊君之藴蓄數十年未試者皆於元杜乎發之不在馳騖聲名而在循分盡職本經術文章以治一邑之人擔荷一世之事業所就寧有涯哉余是以序其文而傳之并以贈行焉

陳峻侯詩序

松溪陳峻侯來鼇峰書院從學於余能矯然自拔於俗凡余所與諸友相砥礪者多迂而鮮當峻侯獨深信而篤好之峻侯為建寧知名士試於學使者屢冠其曹善

古文尤嗜詩歌嘗自名其集曰激鳴草積數千首矣鼇峰所作又成一集亦以激鳴名峻侯家亦貧廓落不羈所遇多坎坷余不知其所謂激鳴者豈激於其遇而云然耶抑見夫俗學卑靡已甚士子浸淫日久不屑屑然與世儕伍故激而鳴耶建寧故理學之區流風餘韻猶在人間充峻侯之所學立志日以向上檢身如不及吾烏能知峻侯之所造哉峻侯在書院與同安許保生志相同道相合其唱和亦最多保生之詩以雅贍勝峻侯

之詩以清逸勝要考其格調以審其性情二子者其徒以詩見乎其不徒以詩見乎是在二子之自勉與世之知二子者

晉陽靈雨詩序

康熙六十年歲辛丑山右大饑平陽汾州尤甚左都御史今相國高安朱公銜

命往賑頼以全活者無算雍正元年朱公與余同事

禁廷為我言設賑事宜且曰陽曲令沈君治行為山右

第一余曰吾姻也時心已識之後山右人又為我言沈君治陽曲陽曲省會地能恤民造士上憲胥役若旗兵有舞法者執治不貸無敢譁他郡縣獄有難讞者皆曰當畀沈君云尤樂言其祈雨一節三祈三應官民驚歎以為神君嘗三任山右初令陽曲次牧沁州後守汾州兩膺

天子特簡皆有惠政越庚戌歲沈君以需次入京擕靈雨詩一册示余余因得詳爾日民情蓋自庚子秋至辛

丑夏歴三時不雨求輒不應君率紳士步行百二十里至五臺山神祠禱焉是夜即雨連三日夜大雨陽曲之四隅莫不沾足君歸中丞率大小屬郊迎萬民擁道歡呼忭慶余於是歎天人之感甚神而誠信之無不可格也平日誠以治民而民信之則凡有事於民莫不應矣誠以事天而天信之則凡有禱於天莫不應矣何謂信於天以信於民者卜之何謂信於民以誠以治民者卜之誠之道貴豫而忠於民即所以信於神況君平日行

善於民為民植福民心服且信焉故天亦信之三祈而三應其偶然歟非歟詩以道性情且紀實也不必工要亦本於誠而已

陳少林遊臺詩序

吾友陳少林年未及壯隨其族兄總戎公從戎閩粵間既又涉江湖歷吳楚寄寓黔中黔中舉茂才第一旋遊國學歸漳浦漳浦舊鄉也時年三十餘矣從令君陳華學先生為講經之會又應中丞張清恪公之招講學修

書於鼇峰書院少林通書史嫺經濟至是又澤以宋儒之書七試於鄉不遇康熙辛丑五月臺灣告警鎮師殲馬副將以下或死或竄文臣逃歸澎湖制府滿公駐躬厦門訪求熟悉臺灣事宜嫺猷略者以幣聘少林於廬少林慷慨赴幕曰賊草竊無遠畧相呑并不難平也滿公曰子能為我涉波濤冒矢石親從事於行間乎少林遂行當是時滿公居中調度提師施公總戎藍公分將一萬六千人少林以制府軍師周旋二將間六月師克

鹿耳門遂復安平鎮大戰七鯤身連破數十萬衆長驅
定府治少林與施藍二公商善後之策而後告歸滿公
官其一子把總曰吾固知子淡於宦情也衆咸爲少林
稱屈少林曰吾何功哉控制調遣滿公功也遣將先入
鹿耳門施公績也大戰七鯤身遂定府治藍公力也且
吾以一書生提一筆管掉三寸舌往來行間覼覼
天子威靈將士用命七日而殲巨寇上紓
朝廷南顧之憂下定鄉井揚波之警吾榮多矣吾何功

哉先是少林曾修臺灣縣誌凡所燮虞規度先事而中故滿公知而聘之歲甲辰少林重遊臺灣感舊興懷作憶昔長篇一首七律八首録寄京師示余余時與總憲錢塘沈公同讀而賛之曰憶昔即杜子美之北征也七律即子美諸將之什也雖所遇不同然其忠愛愷惻之心未雨綢繆深情雅調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余是以序而傳之并其前後遊臺諸作著於篇

王直夫詩序

余與直夫為總角交當是時直夫善詩余學為古文浦中人貴耳賤目多輕直夫詩者余為之序以張之輕吾文者直夫以詩彈之直夫詩旋見賞於令君陳心齋督學沈心齋兩先生名大沸余文亦不為當世巨公所棄直夫以實著余亦竊盜虛聲也直夫所為詩從近體入沉鬱雅健近所作古風樂府氣味淵蔚意理蓄足其不懈而力於古者耶余嘗謂詩與文難兼詩中古與律又難兼古稱詩文並擅者唐昌黎韓公宋東坡蘇公耳顧

二公文勝於詩古勝於律吾黨陳少林藍玉霖陳石氏
陳非楚以文名者也作詩亦好古不喜律莊元仲李鱗
蒼袁子楚及直夫以詩名者也作文用短節而不事雄
暢就文而言傳記與序論難兼少林優於傳記玉霖長
於序論就詩而言子楚長於古元仲工於律陳李諸君
亦各有長今直夫善古律而兼之然則直夫所願讓於
古人者其韓蘇二公歟抑余聞詩以人傳以品高善詩
者雅陶杜氏朱子晚年好讀二公詩不用於光寧慕靖

節之田居也憤和議之誤國嘉少陵之忠君也亦二公之素所樹立然也今春余主教鼇峰直夫贈以詩曰願言斷菜根萬事恣揮霍直夫之勗余者至矣近又以詩來曰離索足咨嗟厥守求其是直夫之自勗者至矣

鹿洲初集序

吾友藍鹿洲與余少同學同受知於今君華學陳公督學心齋沈公撫軍儀封張公九試於鄉不遇選於庠貢成均朝之名公卿大夫莫不高其才重其學

天子召見授廣東潮州普寧縣且曰以彼其才任府道綽乎有餘未三載以不善事監司削籍潮之官紳士庶各斂金為輸其所坐官逋千七百兩有奇太守延修府志制府禮為上賓事多咨訪而行代刻其古文若干卷鹿洲郵書屬余序之余惟今之為古文者患在氣不充又在學不適於有用氣不充則雖掇拾粧飾貌為古質而薄弱短促氣不能貫三五行古人所謂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者安在也學不適於有用則雖激昂慷

慨抑揚反復而中無所有不能發而有言即言之亦不能疎暢而洞達所謂坐而言起而行者安在也鹿洲負不羈之才敦內行通經史曉達治體平生語經濟必曰諸葛武侯言文章必曰韓吏部以振古人豪自命尚論古今敷陳事理洪纖高下振耀而傑出奔溢閎肆若夾山雨後之江溪巨石之裂懸崖絕谷使見者震駭驚愕退伏而不敢迫視而按其言則又切近合機宜不如是不可以行如是行之則必有效鹿洲其可謂善養其氣

卓然爲有用之學者矣方鹿洲

召見時例赴吏部試同列皆踧踖循故事鹿洲獨奮筆

上五千言奏陳五事

天子下其議多施行非抱負不偶者能如是乎及作令

觸怒監司人或勸其承意屈節可以免禍鹿洲曰吾嘗

歷澎臺涉大海出入風濤雷浪冒矢石入窮山密箐雜

諸猘髮鑿齒刳耳文身之衆觸毒霧受惡瘴氣而不懼

况吾蒙恩作

天子令其肯毀方詭道以媚監司哉卒以此獲罪三歲而後得脫粵之人自上達下莫不飲食愛助延請禮重爭迎致之恐後此非有浩氣者能如是乎以是氣而發之文其聲不更大以宏乎且使居官之日稍有歉心粃政事後且無顏以對彼都人士況能使之飲食愛助延請禮重爭迎致之恐後且為刻其文以傳世乎雖然義理之氣氣也血氣之氣亦氣也有用之用用也覲其所養亦用也鹿洲得無有未純於義理之氣恃其用而果

於一用乎鹿洲今年且過五十磨礱浸潤學益粹養益深蓄其氣以裕其用以發之於文吾知文且進而駕於古而又豈徒以文見哉

雪巖詩序

吾漳林子牛美鬚髯善談論博雅能詩尤長於樂府由梛河東而上摹漢魏者也漳故有名進士曰鄭白麓戴麥村白麓閎博有史才負不可一世之槩麥村以風度勝晚年詩尤工擅當是時二人齊名於漳顧凡有論著

或商搉事宜咎曰必吾子牛也康熙癸巳歲余修郡志於漳城鄭戴巳亡傷故友之淪落諸如修古舉廢及興名賢祠宇子牛每助成之或急就之章余窘迫無以應者子牛從旁私以其稿授余余於是歎鄭戴二君之巫稱子牛狎愛之不虛也邇來廓落不遇家益貧目疾又劇昔唐張文昌善詩而盲於目得昌黎鼓而張之身名俱顯而目亦痊今子牛之才之遇大類張文昌惜乎余之不能為昌黎也子牛之詩咏古撫時悲壯清峭令讀

者悄然以思近以新詩惠余及和余都門所作名公卿見者莫不嘉許歎詫問曰林夢斗何人則對曰吾漳林子牛也

八閩試牘序 代督學沈公作

方今

天子神聖海内向風人文蔚起天下懷竒抱異俊乂閎博之士莫不自奮於清時葢數十餘年於此矣康熙壬午冬例遣學臣視學四方

天子曰凡所為培植人材體朕意以興多士者莫亟於此召翰詹詞臣赴內廷再試
命下之日
賜御書諄諭倍至余以不才謬膺閩中任竊念閩為理學之區才士之藪年來風氣日上使者將何以仰報
聖天子責成之至意也說者謂校士之道在公與明以余觀之公非難而明實難夫公所以難者身家與功名累之而已余本寒素通籍三十年不別治生以長尺寸

先民之言聞之素矣又見家藏金穴朝有石交覆轍相仍曾不旋踵維名與利直浮漚視之耳然遂謂余操鑑之不差則又不敢歲科兩試俱刻期一年報竣下車伊始静候郡縣送試動需時日通省試畢彙册送部檢點磨對前後約計三月有竒八郡一州山峻水駛舟車再歴亦越三月有竒其中監臨校射以及簿書案牘紛披交迫鮮有寧時閱省生童統計幾二十萬卷明經太學又若干楚膏繼晷繙閱再三雖應世叔五行俱下猶懼

弗給也且夫才多者苦於額少聚纖離緑耳而整轡中原僅於控勒馳驟之間微分先後權衡稍失則騏驥長鳴矣才少者又苦於充數之難求結緑於碔砆求照乘連城於礝碱安知不有一二瓦礫者乘間而投乎自惟入閩以來精神勞瘁時月亦所不知余家在浙如在萬里之遥

九重至尊如在咫尺之近豈身家功名兩念尚足纒繞其胸哉今所以刋布若干篇公之同人者以明余苦心

所在不忍聽其荒烟埋沒非敢云轉移風氣以品題文章自任也雖然文所以載道也制義者代聖賢以立言非知道者其言之不能深切著明是故經傳所以培其根也諸子史集所以長其識見而閎其議論也余不揣固陋欲於風雨爭飛魚龍百變之中擇其語有根柢辭尚體要者以為之坊堂堂正正意在斯乎但明之一字自昔難之狐裘反衣古今同歎余雖頜頜不負此心終不敢謂是編有當於海内諸君子也尚其諒我而教我

哉

九閩課藝序代撫軍張公作

國家以制義取士非徒使人敝精勞神獵取詞華組織文字以為工也蓋以從古聖賢之言無過於四子之書讀者玩心力索於此則內自家庭之間以及於事君交友治國平天下之道畢具於此而又恐人之目為平淡無奇而不加意也於是乎標以題目定以科名不入彀者雖有高才無由自見此朝廷取士之深心使天下書

然而出於一者也近世之士循名者多務實者少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皆曰此科舉之學而已因科舉之故始治經書視經書之言止供科舉冐聖賢覺世之心幸朝廷取士之意嗚呼其可歎也已陳北溪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彩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閎中肆外之餘非虛語也洪惟我

皇上好古重學加意作人

御製訓飭士子文使士先德行而後文章欲使讀四子之書為四子之文者黜華崇實躬行實踐以自奮於聖賢之歸也乃積習成風未能盡去士子窮年矻矻含毫蘊思與已之身心漠不相涉豈非有心世道者之所深憂哉余奉

命撫閩竊不自揆仰體

皇上先行後文之意刻學規養正諸編及周程張朱許薛胡羅之書先後刋布又念制義一途所以闡發聖賢

之奥義而拜獻之先資也下車以來觀風月課披閱既多擇其尤者得二百餘篇屬長洲汪武曹太史再加評定梓而行之夫閩理學名區賢才輩出素稱海濵鄒魯其人大抵閎博俊乂崇氣誼尚名節不屑為脂韋茍合之態故其為文多瑰奇瓌瑋不肯蹈常習故又其發言出論多有合於儒先之旨不至於窈冥昏默茫然莫得其旨歸因刋定是篇舉生平所誦習者間附評語於篇末非敢云有所發明也皷士風所以培元氣重經書所

以崇聖學且今天下知宋元明諸儒之書與四書相表
裏始焉潛心體玩以為文章既又因文章以自律其身
心端其行誼則於
朝廷設科之意庶乎無負而聖賢垂世立敎之深心亦
於是而見矣

雷用見時文序

汀州多敦樸則古之士而長汀寧化為之最蓋有李𤣥
仲黎媿曾二先生之遺烈焉元仲親受業於黃漳浦抗

節不仕論著褎然成一家娓曾則師友元仲私淑漳浦為監司有治行古文亦閎博有法蓋流風之所漸遠矣寧化雷生定國字用見幼失怙事母以孝聞兄弟相劘切年少博覽强記意氣自豪晚乃益究宋儒之書丁酉歲其族弟貫一來鼇峰書院從學於余用見以書來曰近見先生學約益見返躬切已之功矣夫同堂執經而是心違者有之用見乃能聞風相慕余則愧歎用見要不可不謂强有志之士也庚子夏貫一自汀過余攜用

見時文一册求評定貫一歸而用見死矣古來鋭志進學之士為壽命所阻未及觀其成究其用淹然以没者代皆有之用見好古古文余未及觀時文根柢盤深以先正為凖的說理尤有心得之言門弟子數十人多有文名將梓其文而丐序於余余嘗慕用見而未得見者也又悲夫評用見之文而用見竟未及見以死執筆之下不禁泫然焉

呂潤樵時文序

澗樵與余為己丑同年友長子舉於鄉又與余同在乙酉之歲故余呼澗樵為年丈澗樵中州名宿畀牧善下不余挾也嘗考漢唐以來家世之茂推有宋吕氏為最文穆公文靖公以碩輔著正獻公滎陽公師友二程德業又加懋焉南渡以後東萊先生學宗關洛蔚為大儒越明代則有明德先生重光而趾美澗樵則明德先生之裔孫也余嘗謂中州多沕穆之氣而澗樵得之獨厚吕氏世代多賢而澗樵承之無忝既以詩名天下矣所

為時文渾簡高潔其根極於理要者耶夫時文之不振
也久矣氣多浮華辭寡體要塗澤其外不由心得勦襲
其詞不根素學無心得則察理不明無素學則致用不
裕時文之得失即士品之所由純疵士品之純疵即
國家得人不得人之所以分記曰事君者先資其言拜
獻其身以成其信時文乃拜獻之先資況代聖賢以立
言士子反躬能無自愧乎澗樵有慨乎此而反之抑亦
可覩其志尚矣澗樵父子同朝皆有聞望嘗同余兩分

京闈嘗晰獨深故澗樵屬余序而傳之

李訒菴時文序

宋時名儒傑士多以兄弟著者程氏以伯淳正叔著張氏以子厚天祺著蘇氏以子瞻子由著呂氏以進伯與叔著皆由其家學之茂兄弟自相師友故其學術文章嶄然為振古命世之傑吾師安溪文貞公有介弟二人仲曰訒菴先生李曰耜卿先生耜卿能通十三經範身以禮訒菴先生博涉羣書以六經宋儒為歸宿涵養充

粹坦坦施施義所不可輒形於色少登賢書令楚之嘉魚廉能多惠政康熙庚寅報最入都補戶部主事世遠時為翰林朝夕侍文貞公之側兼得承先生之教涵育和煦如春風之扇萬物也先生之致政歸也世遠嘗為序以送之其亡也又嘗至湖山為文以哭之茲序先生之文敢自外乎時文之學前輩謂之經義經義者謂其躬行心得善會聖賢之意以立言根柢深茂詞理雅正心細學醇者得之嘗讀文貞公之文精確高古為制義

以來第一先生之文規範與同其探微豁冥游衍縱送有剛健婀娜之態昔伊川自謂某之學與明道同異其異處所以為同也今先生之文與榕村藏稿同異其異處亦正所以為同也同異之際微矣世遠方編校文貞公全集以傳世又嘗讀相鄉之古文歎其皆經傳精液若嗣刻先生古文余當復序而行之不辭也

錢弱梁時文序

觀其文可以知其人焉觀其文尤可以知其政焉其文

之和雅沖邃者其人必易直而子諒其文之雄舉傑出者其人必有特操其文之切理諧事者其人必空明而洞達其人如此其政亦因之余同年友錢君弱泳江以南之宿老也沉浸乎經史講明乎經濟者有年其為文簡古高潤長短應律余讀其文蚤識其為人康熙丁酉歲以廣文卓異今吾閩之莆田余道過莆莆之人為言錢君之治廉而不劌核而不苛民生其共吏不敢犯莆為劇邑而君治之綽有廉能聲余於是知文章之道果

與政通也因為序其文而傳之且以告夫世之能文章取科第者皆將有民社官司之守或貪汙其身或庸碌無所建明豈惟上負

朝廷設官位事之意哉夫且對其文而滋愧矣

二希堂文集卷二

二希堂文集卷三

禮部侍郎蔡世遠撰

皇五子奉

命祭告闕里文廟序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集其成漢唐以來尊崇效法各致其隆至我

皇上而立其準心源契道法昭封五代以報功詣太學

而親享巍乎煥乎古未有也雍正八年九月重建闕里
文廟告成黄瓦畫棟悉倣
宫殿制度摶拊干戚罇俎豆籩之器
頒自上方
皇上御書碑文勒石垂之永久禮部奏請遣官祭告
上特重其典
詔皇五子承命以行世遠與皇子晨夕相講論者八年
於此矣可無一言以敬獻乎夫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希

賢聖而則古先皇子平日之澡浴者然也茲奉
君父之命以往未事之先蠲潔其心志儼恪其身容齊
肅有加焉入聖人之里遊聖人之門仰瞻大成殿大成
門
皇上之御筆也門曰聖時曰弘道
皇上之所手定也瞻聖人之像貌盥薦奠斝明禋拜稽
如睹其溫良恭儉讓之休也如聆其金聲玉振之範也
如親其博文約禮之教也共祀一堂及兩廡者為四配

為十一哲為七十二子為漢唐以來諸儒示我周行如臨師保顏子之克己子路之喜聞過孟子之集義皆可師也漢儒之傳經宋儒之體道皆可誦而可法也先哲後賢內聖外王其揆一也皇子念之哉禮畢謁孔林遂如泰安州祀事泰山夫孔子之道猶泰山然登泰山之巔必由泰山之麓精義入神必始於敦倫體信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孝弟其至近而可循者乎曾子傳一貫之旨以告門人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忠恕其至切而有要者乎此與登山之說
何異皇子念之哉肅將
君命祇謁聖居近取諸身心道行於家庭對越貽事罔
有斁焉此之謂有恪此之謂受福此之謂敬
親此之謂法聖
送儀封張先生祭告闕里序
維孔子道高德厚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漢唐以來代
有封號贈謚優崇之典未登於極

皇上膺眷嗣統君臨萬邦孔子之道契其心源會其有極以作則於天下敬學尊師

褒封王號上及五世厥崇厥隆雍正二年四月議遣大臣往闕里

天子顧在廷諸臣非澡身浴德被服造次必於儒者不可以肅將祀事對越有光

特簡禮部尚書儀封張公衘

命以往公中州巨儒朝之元老服膺聖教羽儀

王國嘗開府吾閩閩之人沐化雨焉繼撫江蘇吳之人
飫至德焉其初又嘗觀察山左駐節濟寧人士至今歌
思之茲以大宗伯之秩銜
天子之命登闕里之堂奉璋奠斝明禋告虔升降揖趨
有恪有度聖孫賢裔魯國諸生肅恭彬濟環觀拱立公
本其所學誨誘諄諄使夫讀聖人之書者必服聖人之
行直內方外博文約禮希聖有立而後即安且以廣
聖天子崇聖尚學育材化士之意身有之其將事也虔

其誨人也篤非公孰則勝任
天子且有後命許公竣事便道家鄉省覲太夫人展孝
不匱寧親道故水丘桑麻夷愉一月祇復厥
命顧不樂哉世逺在公門墻受教最深榮斯行也敢敬
序之以為公贈

送李少司馬廵撫廣西序

雍正二年夏四月
天子特簡兵部右侍郎臨川李公廵撫廣西朝之士大

夫咸慶得人余與遇於朝問所以治粤西者公曰吾一污之不染肯使吏漁吾民哉吾劾其尤者餘則威約而化導之吾問餽之不通僚屬顧得以次受所屬之獻吾嚴之吾又不刻馬酌劑而稱平之闗塩雜征㡳於民者吾核而減之粤西地雜猺獠吾勤而撫之凡吾所屬例有入之公者吾除之義可羸留者吾貯之所司以為養士恤民賚兵之費凡所支用必與僚屬士庶共見之吾惡夫古之進羨餘以自逸者非大臣之所為也余曰是

固然矣人患才少君固恢恢治不可急氣不可勝健而能弱人乃大和公曰寬居仁行尚克懋修又問所以興教化者何若公曰吾將為閩之常袞也粵西僻處一隅文教未宏吾將與之敦行學古俾彬雅之風衡於

上國余曰諒哉郡擇其尤者飭所屬以禮敦遣萃之書院立名師以董之暇則身親而獎誨之婚喪賓祭酌古今之宜因其人情風土制為簡易之禮以通之禮行化洽俗以永淳常袞烏能域公哉公深領之余惟學術治

術之要明與誠而已不明則不足以達事理之要不誠則不足以立萬事之本而表裏始終不能符貫古有讀書談道而因循婾婀者多矣又或英氣過勝視事太易動而得礙則蹈踖反甚於前此皆明誠不足學術徼而治術淺也公粹於經學善文章嫻治道閎博俊偉一切富貴毀譽不足以動其心而慨然以天下自任上有堯舜之君而公之所以事

君者必不肯後於堯舜之臣竊謂非

聖主不能知公而非公亦不足以副
聖上之用也昔韓范開府涇州時有西夏之役教養未遑程朱大儒遭時不遇設施僅試之一郡一縣令
聖天子在上四方風動用公為廵撫苟能明誠兩盡何士之不可化何俗之不可厚何猺獠之不可格何俊髦之不可興哉夫明之過為矜氣爲苛察非明也誠之至為易之乾惕書之抑畏詩之豈弟禮之子諒皆誠也公必有以處此矣余與公同學有年志相同道相合常相

勉以所不足所相期許者又未敢以輕喻之人於其行書以序之

送鄂少保相國經略西陲序

昔宋蘇文定公有言天下不可一日而無重臣重臣者在朝廷之中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文定之論可謂篤矣而吾謂國家之得重臣為最難必上有明聖首出之君委任既專恩禮兼隆而為之臣者又必有學問深醇之氣正直之

操忠厚愷惻之懷謙牧善下之度凡政令之否臧四方之利病人才之賢否進退九服四裔之向背順逆莫不引為一巳之事譽毀愛惡榮辱利鈍一不以介於其中然後能同德一心可內可外可將可相無所往而不宜也雍正十年壬子秋七月

欽命少保大學士一等伯鄂公督巡陝甘經略軍務公

朝之所謂重臣也

天子之所敬信體貌有加天下士大夫所望以為嶲者

也先是公總制雲貴廣西三省吏服民懷丕績遠播烏
蒙之變不踰時而奏克
天子召入政府以三省所治專而不咸宰相所理淵而
溥公夙夜寅恭襄贊亹亹
明良之契不能旦夕離也玆以準噶爾餘孽尚稽
天誅兩路大將軍進師凱旋未奏
命公往經理宣撫之公此行揚
皇威於萬里宣明

聖天子之德意周爰諮諏悉心謨畫相事機之會度戰守之宜何以擣其巢而得其要領何以防其逸而遏其衝以及糗糧芻茭長運短運之何以順適於輿情供億輸將官與民市民為官役之何以底於克協或召募土兵可以省遠徵師旅抑或威信所敷不戰而可以坐屈蠢爾搖其吭而革其面夫陜甘之民

天子加恩數倍他省蠲其常賦增其物直貸其宿負恤其疾苦申其化諭令見公至吾知士民益誦德歡呼將

士之益踴躍用命也昔唐開元盛時遣宰相張說廵邊立平康待賓餘黨奏罷邊兵二十萬人說之學術品望未必及公而廵邊之績甚偉綱目大書以美之宋仁宗使韓范駐劄涇州不數月也元昊稱臣請和西鄙晏然無事嘉祐治平之盛實基於此公之望實堪與韓范比肩而準噶爾餘醜又非元昊等夷我

聖朝威靈

皇上仁明聖武又非唐宋二代之比且我

聖祖仁皇帝所赦之九死而一生卵翼以長者乃敢父子忘恩抗背其不可逭也必矣

天子命公三閲月回朝蓋以小醜不足以煩公之久駐而旦夕承弼其丕應昭受為宏且遠也世遠與公同事禁庭公不余鄙辱誨勵之嘗與余語性學之原經世宰物之方知公之所以稱重臣之選膺

帝眷之深者豈徒在聲績之外著哉

送傅少宰廵撫浙江序

吏部右侍郎傅公以乙巳秋七月
特簡署浙江巡撫越七日馳驛以行
聖主知公久資公以經理者不徒東南一道浙為重地
需人暫得公之重治之先是公以翰林家居十年
今上在潛邸時聞公名使傳，
皇子公敬遵維慇以嚴見憚不妄交一人恪勤乃職六
年如一日
御極以來知公可用授內閣學士又二年知公果大可用

也陞吏部侍郎未數月知公無所不可用也遂有撫浙之
命世遠以癸卯歲蒙
恩特召與公同侍書
皇子公又嘗主鄉會兩闈世遠忝與同考兩年中晨夕
相聚未嘗數日離茲之往也其可以無言乎公氣質高
明剛方不撓常懷澄清吏治撫民育物之意自起用以
來聞望馳於四國浙民何幸而得公涖止也嘗讀易至
中孚上巽下兌解之者曰自二體言之為中虛以一卦

言之爲中實中虛者中無私主至虛能生明也中實者中無妄念外累不能入也故能豚魚皆格孔子繫之傳曰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以卦具柔剛之宜有說巽之美故孚能化邦也諸葛武侯治蜀下教謂叅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人心苦不能盡茍能慕元直之不惑幼宰之勤劬則亮可少過武侯之用心即中孚之義也公謂余曰君欲以序贈行幸少頌而多規也公之虛誠即此其一矣世遠鄙人也頌何足爲公

重又何能有以窺公敬取易之所謂中虛中實孔子之所謂柔剛說巽武侯之所謂集思廣益者以效古人頌規之義

送黄侍御巡按臺灣序

臺灣居海外在南紀之曲東倚層巒西界漳州南鄰粵北之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地近河沙磯小琉球周裒三千餘里孤嶼環瀛土壤沃衍禾稻不糞而長物產蕃滋果檳蠃蛤硫磺水籐糖蔗無所不有固東南一大聚落

也自鷺門金門迤邐以達澎湖可六百餘里又東至臺之鹿耳門旁夾以七鯤身北線尾水淺沙膠紆折難入明嘉靖末海寇林道乾據之道乾後顔思齊勾倭人屯聚鄭芝龍附之未久荷蘭誘倭奪之鄭氏破荷蘭為巢穴傳三世今

天子聲教四訖鄭氏擒滅設官置吏休養孕育垂四十年去歲羣不逞之徒煽惑莠民揰搪嘯號賴

天子威靈將帥用命舟師直入七日奏克

天子特注意臺灣簡監察御史中有敦實廉能嫻猷略
知治體可任以股肱耳目者二人往按其地黃君偕吳
君脩靳命以行余與黃君同門友也夙知君家學素優
君兄弟五人皆有聲績長公次公以督學清正晉秩為
卿君年最少由吏部陟臺中能直已行道不矯激沽名
為
聖主所倚信以夏四月至閩余一見即為臺灣慶得人
君自童子試至登進士第未嘗出都門茲將出波濤航

大海奏

天子命以綏輯羣黎神志肅定忠慎恢廓古所謂大丈夫者君其人矣夫臺灣鮮土著之民耕鑿流落多閩粤無賴子弟土廣而民雜至難治也為司牧者不知所以教之甚或不愛之而因以為利夫雜而不教則日至於侈靡蕩逸而不自禁不愛而利之則下與上無相維繫之情為將校者所屬之兵平居不能訓練而又驕之夫不能訓練則萬一有事不能以備禦驕之則恣睢侵軼

於百姓夫聚數十萬無父母妻子之人使之侈靡蕩逸無相維繫之情又視彼不能備禦之兵而有恣睢侵軼之舉欲其帖然無事也難矣今海氛已靖臺地又安監司守令皆慎簡之員則所以教而愛之者必周總戎藍君又平臺著績人也所以練而輯之者必至君與吳君從容經理其間慎簡乃僚罔不同心臺灣之人行將數百世賴之豈徒南粤之奉伏波峴山之傳叔子已哉余淺人也烏知事宜然地近桑梓不能不關心於勝算君

之至自能不擾而核不肅而威也

送林太僕序

太僕寺卿莆田林公致政將歸余以趨走

内廷不得祖餞為文以送之曰余之知公也在二十年以前余之得交公也在雍正癸卯之冬公學懋而識充氣醇而守固余一見如舊識公亦不余疎也公嘗令京畿以清惠著奏最入都授工部主事旋晉臺中陞光禄寺歷通政司不數月而至僕正公感

上知遇勉思報稱前後區處條奏皆中機宜
天子韙之每發議施行同朝咸器重之公今行矣莆中
山水明秀風俗醇美經濟節義儒林之彦指不勝屈公
家自唐九牧著聲迨文肅公以來科名聞望為閩中第
一公本其素履施於有政風流所漸其益則宏公又嘗
為
朝廷耳目之官位躋三品聞
天子之訓誨至親且久兹蒙

恩以同伯之尊合引年之典優游林下進都人士曰體

王言涵濡

德教務為有用之學不沾沾於佔畢章句敦本行飭廉隅不濡染於私利感溺於愛憎毀譽攻取之塲勗以誠敬絶其朋從循守禮節去其侈泰使髦士俊民皆卓然自奮於

聖人之世又曰與耕夫野老歌咏太平話桑麻言慈孝此樂何極此責匪異人任也公又向余言來嵗欲訪陳

石民李思亭於漳州興化與漳州為鄭郡公至與陳李二君講禮敦俗因材長善人倫東國恢恢乎介休郭有道也

送李訒菴歸安溪序

戶部主事李訒菴先生吾師安溪公介弟也康熙甲午秋九月請假南歸世遠與諸同人餞之於郊為文以送之曰先生此去可謂賢矣或曰先生可以不去先生有相國爲之兄有編修為之子子若弟登賢書者二十人

絡繹長安相晨夕也先生其何必於去世遠曰此先生之去之所以為賢也先生以宏才宿望為戶部曹秩滿將遷歷臺省躋卿貳非必席父兄之勢也而先生淡然先生以為調陰陽爕理宏化伯兄巳為之生平所未竟之業留以屬之羣從子姓焉何必於不去雖然行矣將何以為視士大夫得志在朝則循分供職補過盡忠及退而家居則以孝友廉潔經明行修飭諸子弟及鄉之後進風俗人才類繇此長非徒林泉之樂也此又吾師

之夙懷而未得請者先生竟飄然遂所願云

送錢孟輔出牧嘉定州序

余與孟輔交在康熙己丑之春余時始得第官翰林獲交於孟輔外舅阮君菜亭及菜亭之姊聟朱君沃洲沃洲之弟均實菜亭敦內行樂善好施尤尊師喜友雅重讀書人二子曰朝采亮采力學飭身孟輔與沃洲之二子曰式先曰承三皆與同師均實共學一堂余咸得讀其文相期於有立其明年余給假省覲家居之日多

今上龍飛余再官於朝重申舊好則棨亭已退老朝釆由兵部陟吏部主政亮采以甲辰成進士承三登賢書

沃洲以

召見入都授平越太守咸得晤敘京師孟輔又隨作令四川承三作令郃陽調繁蒲城十餘年前朋好舊遊或得第成名或居官奮績余於是歎讀書飭行之果不負人也未幾亮采將出令山左孟輔將牧嘉定孟輔先來告别余惟人生聚而散散而仍聚聚而不能不散者其

常耳士各有志惟所樹立不在官之崇卑遇之順逆要以無愧衾影師友民物者出而著循聲樹偉績斯可以稱人豪矣孟輔為令有廉惠聲適有丈量之役奉委協理歷數縣為國為民此心兩無所負遠邇稱之可謂信於民矣内陞刑曹中丞嘉其才守薦擢令職可謂獲上矣親民之官至於民信獲上何事不可為者其尚有未罄厥誠悉厥心力稍涉於榮利不自發奮以無負此數十年來戚屬朋儕之所講論期許哉孟輔行迫不及祖

餞重之以辭併書以遺承三及亮采各自振厲無怠

送黃張二縣令序

雍正三年秋七月江右黃聚生將令於浙東山右張軼玉將令於粵東二賢同遊吾門負志操嫻問學相善也將行謁余求贈言余曰去歲此日二子猶舉子也今聖天子澄清吏治重進士之選甫釋褐即用為牧民之長嗚呼可不勉歟吾子平居見為令者張弛之不平教養之無術貪庸之可鄙莫不歎息痛恨於其人今自為

之可不思所以大反其道歟夫縣令者親民之官也欲天下之均平人被堯舜之澤非親民之官不可親民之官其要有三曰息訟薄賦興教而已民以事至縣者胥役不擾無守候之勞分其曲直懲其誣黠誨諭之又加詳焉則訟自息矣民有惟正之供者為案實立限使自封投櫃主以信使投畢躬自稱平之榜列明示歸其有餘使補其不足如期至則民自不欺輸將恐後矣擇士民之秀者聚之於學課文飭行月三四至又於暇日適

山村里閭言孝弟農桑之事其有家門敦睦守分力田者表厥里居或造訪其家以榮之而教道興矣夫吾仍以為諸生者為縣令未有不能守淡泊者也吾常思父母斯民之義未有不興除恐後者也事上貴恭不貴屈馭民以誠不以術如是而已昔漢宋之世守令多入為三公名儒常始於簿尉吾子勉之豈惟一邑民命之寄實為一生發跡之始有暇即當讀書非尋章摘句之謂謂非讀書無以明於修已治人之道而振勵其志氣也

二子聞言皆不吾迂遂各書其一以贈其行焉

送鄭逸溪令興化序

雍正三年秋七月余同年友鄭君逸溪謁選得江南之興化余為文以送之曰君吾閩之興化郡人也古之名人有治行者所涖之縣即以其縣名之若陳太丘陶彭澤是也不必居是官也但能以學行光遠有耀者人亦以所居之郡名之若吾鄉之李延平是也君清修狷介博覽善古文詞抱所學以玩之心貴已而殊俗茲之往

也以誠中發為嘉績異日人將以所治之縣稱之曰鄭興化君又益勉其學而懋其修窮理克己恐不至焉則人又將以所居之郡稱之亦曰鄭興化君子薄好名者而未嘗不曰立名人之稱斯名也得則兩得矣君則如何而克兼享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送陳石民令益都序

吾漳陳君石民以行誼文學著於鄉或曰陳君真孝廉也或曰陳君其博雅人也或曰有用世之責者也三者

非濫也雍正三年乙巳七月謁選得山左之益都令試驗時冢宰高安朱公稱其學行引見之日

天子曰聞汝為陳孝子具見端方老成不與衆偶諭山東撫臣視其才果優殊擢之勿以次嗚呼天盡海飛之處篤學自勵行善於家得聞於人者少矣況能達於九卿乎達九卿者少矣況能揚於王庭動

聖天子之褒嘉垂問乎此以見士貴闇修不徇名譽亦

以見太平有道之世有善必録有美必稱
聖主之燭幽揚陋為可風也余與君同郡共學同修漳州府志賦役二卷君所手纂則君之優於繁劇可知君又嘗著清漳風俗一書與余同講行文公家禮則君負化理之才又可知君行矣以孝治則天下無可慢惡之人以廉治則所屬無貪鄙之習君又董之以政勸之以學感之以誠微獨益都而已優於天下可也

送王完璞分巡貴西序

黔中古牂牁地明永樂間置省嘉靖始開科荒瘠可知舊設監司二曰貴東曰貴西貴西則轄邊西四郡者也雍正六年正月

特簡監察御史王君完璞駐節分巡完璞由翰林改戶曹擢御史負經濟畧有制而從容

天子嘉焉

陛辭之日訓誨賞賚備至𢍰哉此行也親民之官可以為所得為然事繁而所及小督撫勢重可以為所欲為

然地廣而所見難周監司之職無其繁與其難而可以為所可為者可以察屬可以安民可以訪蠹可以興學昔馬伏波在駱越申明約束能使數世奉行馬將軍故事常覩察治閩廣勵人才遂使閩中文學抗衡上國完璞勉之養其根去其莠期其立俟其成專已者不虛干譽者不正苟安者庸助長者蹶毋徇已私毋耀聰明循此以往何所不可為吾子期者我將遡聽風聲焉

送張又渠出守揚州序

蓋昔者吾師儀封張清恪公之撫閩也清操正已以率屬推誠心與之共治懲其不率者而警勸之視民之利病若已隱憂不為不去不止其有沐浴詩書敦善行者賓禮之以養以誨比及三年治效蒸蒸官無貪刻之習士有恥不為君子之心流風餘韻至今歌思不置人咸稱其撫吳時劾制府之奸貪風節稜稜

聖主襃嘉天下傳誦不知其治閩丕績有過於撫吳者蓋真儒之澤遠矣雍正九年正月仲子户部郎中又渠

天子特簡出守揚州君能世其家學清修厚德釀之於
庭除發之於民物熟悉於人情物態綜理庶務亦可以
當繁劇而無不足將行向余言曰此行也報稱之艱繼
述之重萃於一身葢其難也余曰君以為難則不難矣
揚州東南繁華一大都會五方雜處富商大賈輻輳逐
利之區民未知儉示之以樸民未崇厚示之以睦民未
知禮示之以冠婚喪祭燕飲服用之各有限制察所屬
之貪刻玩愒者而懲創之躬率之以介潔待之以誠示

之以不假易有悉心力為民者不因小眚而去之為之擔荷而顧惜之奸胥豪猾不使撓吾法伺吾懈隙而生其玩悍之心薦紳士子憚吾之剛方峻肅而樂吾之子諒易直振厲而培育之夫如是則可以上報

聖天子簡用訓誨之盛心而無愧清恪公之學術治術矣揚州為清恪公治化所敷又嘗奏除落地稅歲六百兩甘棠之愛猶存君行矣自古父子垂聲一代並為偉人者史不多見若范文正公之有忠宣呂晦叔之有原

明皆由其家世確誠純茂欝蒸融液而成以清恪公卜之余知君之能廸前光而求世德也

送從子濟川南歸省覲序

從子濟川由吏部學習以母老乞假南歸省覲朝之士大夫嘉其誠孝各爲歌詩以為壽母之獻濟川其可以自慰悦而榮其親矣雖然人子之所顯揚其親者止此乎哉體孝經愛親敬親之説將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焉體曾子守身之訓將必一舉足一出言而不敢

忘父母焉養志以誠守己以廉待人以信講明踐履不染於俗異日規樹將必有大者焉庻可為顯揚之實矣汝往矣嫂氏賢淑天人所祐爾壽而臧明秋汝尚于于而來移忠移順移治於官斯固賢母之所樂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二希堂文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録監生臣趙金簡

二希堂文集卷四

禮部侍郎蔡世遠撰

安溪李先生壽序

君子之壽於世莫大乎與人為善與人為善之心是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理所謂元也元者善之長也於時為春於人為仁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體生生之理於一心而行之於無窮也人之心本有是天

地生生之理牿於氣囿於習而善心之遏絶者多矣仁者完其理充其心以及於物其道之行則舉君民而堯舜之其學之傳於天下後世胥千百年而不敝焉所謂壽也吾師安溪公少稟異質自弱冠時體驗乎經書沉潛乎宋儒之學者有年長而不懈老而益加明焉方其入中秘躋禁近教習庶常禮闈取士時薰其德而善良者不知凡幾矣天下巍然奉公為正學之宗而公方退然自挹損也

天子命公督學京畿旋膺巡撫重寄助
朝廷分陝之化深且溥矣迨由冢宰陟政府護持元氣
激濁揚清所奬拔士初不令其恩自已出也嘉謀嘉猷
入告我
后天下莫能窺也欽惟
皇上濬哲文明崇經重道公出所學以佐吾
君凡諸經書性理躬自編摩
上親加訂正自朝至於日昃亹亹不遑

聖君賢相相得益彰用紹明前緒折千百年之中廣錫類於天下天下靡然向風昔韓魏公元勲盛德聞人有一善則曰琦不及也然嘉祐治平之際不聞其君臣相與闡微言剖大義也二程張朱一登仕籍即以格心為急懇懇焉務積誠意以動其君然所過無明主故其教不能自上而下未有遭逢

堯舜主臣一德矻矻孜孜如日中天明以覺世者也乙未秋公自政府假歸所為家規鄉政本至孝至弟之心

以行於家以達於鄉以普於物泉漳時方亢旱獨湖山前後陰陽順序年穀豐穰豈非善氣之所積歟生生之理善之長也已與物之所共也貴與賤之所同也何間於在朝在野哉體吾仁以及之而已公所識拔甄陶之士前後成名者衆或以功業見或以道德顯獨世逺碌碌無似惴惴恐懼辱公之門也今歲應中丞陳公之招主鼇峰書院竊不自揆欲本公之學推公與人為善之心聚九郡之士而諄勉之使不梏於氣囿於習以復其

善心之本然而學殖荒落尚恐咎戾之不能自逭也秋九月六日值公嶽降之辰謹率鼇峰諸弟子望湖山而祝焉各為歌詩世遠敬序之如左云

蔡母林孺人八十壽序

吾族於閩稱故家散處漳泉間康熙戊申族凡介溪公隨其叔父涖任諸暨道出浦城卜居焉至今族姓繁衍文物蔚興遂為西山望族云庚寅仲冬余丐假南歸過浦適值嫂氏八十設悅之辰諸子若孫咸請一言侑觴

余曰欲觀嫂氏之德者觀於其家而知之矣介溪公傳至於今四世子三人孫七人曾孫二人又所撫猶子三人三人所傳又有子八人孫二人猶與介溪公一脉合聚而居也余既羡同居之美嘗細舉以問其家諸孫廷鑣等告曰是皆吾王父母之訓也王父以壬午年考終王母時年七十餘猶手營家計總其大綱而誨以德義平居嘗召諸子婦輩命之曰凡吾子婦無私貨無私積無因小利而忘至親毋以小嫌而成釁隙讀書者勤於

家貿易者勞於外凡有所入悉歸之公又曰凡家之不和多起於婦人婦人之患在於各私其夫各私其子各私其夫雖其夫之兄弟不顧各私其子雖其子之鴈行不恤分離乖隔寖以成大汝等戒之吾一門合食者子姓童僕將百人汝等惟以親睦為心無多言無生事不率此訓者非吾家婦也治家以儉待下以恩故雖食指繁多而家計不啬事務叢雜而踴躍爭先大小尊卑各事其事無閒言也以至於今余聞之不禁爽然若有失

也曰是豈不可以風世乎夫家者國之本也和者福之聚也雖有貴顯富厚之家而其父兄子弟之間稍有離心家之衰也日可俟也雖有貧窮困苦之家而其父兄子弟之間常有和氣家之隆也可預卜也今嫂氏能以其訓訓之家人四世同居如膠漆之固琴瑟之調焉此在古人猶難之余方將聞之當事以旌其閭以表其德庸不出一言以進一觴乎余又覩諸子弟賢而能文秀而不凡光遠有耀自今基之因書以為序

孫封君壽序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解之者曰生之理本直也又曰非此則不生也直之發為剛明為公正為惠愛是皆生之理也剛明之反為暗弱公正之反為邪私惠愛之反為薄狹則生之理已失雖生猶寄也孔子繫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何以明之天有太極健行不息二五迭行變化生生惟人也得生生之理以為生故直養無害則可以塞天德貫古今彼年壽之生氣也

數也然理足以生氣亦足以起數詩曰樂只君子遐不

眉壽書稱壽考康寧必次於敬用五事念用庶徵之後

是也衆人蚩蚩非無年壽之生徒與蠕動卉植芸生於

大造之中非吾所謂生生之理也抑天有生生而所生

之物若山峙川流其芭孕涵育又生生而不息斯亦如

人之裕生生之理者其子若孫又各衍生生而總以歸

之其大生也合河孫封君其諸所謂備生生之理者歟

封君少孤力學憤俗學之獘以儒先之書及古文振興

之範族和鄉有疑者爭者羣往質焉咸釋難平心以去
邑有岢嵐州兵米數千石歲饑建言於官以米平糶以
價予兵其抱經世之略多此類也長子無端被禍封君
入獄手刃讐人遂棄諸生所以律身誨子者益篤合生
平行事覩之庶所謂剛明公正而惠愛者歟子三人皆
成進士叔曰嘉淦與余交最篤為國子監司業通經飭
行人以為陽亢宗胡安定復出也乙巳正月二十有八
日為封君七十有一初度諸生咸走徵余言以侑祝因

舉生生之説以為壽而証之以易詩書所云焉昔歐陽
崇公懐好生之心有子文忠公為一代偉人胡文定家
範尤嚴戒子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
不欺為主本諸子致堂五峰果有名德司業凡弟勉之
克已修身學為世用光大高明歸於大成使人稱曰是
某公之子也所以壽封君者不更顯且大歟此亦天地
生生之至理故推而及之是為序

何介伯六十壽序

吾浦當明季時何黄如先生氣節文章與石齋黄先生齊名天下至今稱黄何云先生之嫡孫曰介伯嘗刻先生遺集屬余序而傳之余於是益稔知介伯之為人介伯性行溫良交遊不茍少補龍溪弟子員壯遊學京師家居以詩自娛興至徜徉山水間又嘗修築宗祠不惜已力值兹六袠之辰同人屬余為文以壽之余嘗謂世俗澆漓後生小子轉觚琢樸鄙菲前輩巧杏日滋見老成之渾質則指以為陋也見長者之風範則詆以為拙

也元氣已削壽命何足言甚有結納自豪豐衣美食而至親一介不與者矣可已之費恣如泥沙而祖宗先人事則棄之如遺且與族衆爭絲毫者矣人心風俗之隱憂豈細故哉介伯自浦之鎮海遷居郡城合族而聚子姓繁衍登科第遊黌序者踵相接也介伯厚以居心和以睦族自兹以往日取乃祖忠孝大節諫垣抗疏野處思君者與父子言慈孝長幼卑尊以敦以序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則元精之妙合者此也日取乃祖勤學

好問註經研史日夕不遑者以勗子姓懦者起怠者奮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則族屬之熾昌者此也余自十載家居嘗惴惴懇懇於此亦夫巳氏所譏為陋且拙者故因介伯之序而論及之以當侑祝

壽退巖兄七十初度序

夫壽之大者莫過於聲績流乎無窮而子孫賢而有立位不必居高也貴善厥職焉子姓不必貴顯也貴世厥家焉謂其為德之輿而光之遠歲甲辰八月一日退巖

伯兄七十初度子弟在都門者羣徵世遠一言以為壽

世遠不能文以親故亦不敢文也兄自㓜敦行善屬文

登甲子賢書謁選得廣西興業令地僻山深猺獞習為

盜前官莫治兄初視事許以自新不悛者擒置之法有

龔渤海之風踰年丁外艱歸民遮送餽金却不受粵西

人至今稱之服除補任丘任丘畿輔地當南北孔道往

來供億歲率用銀數千兩往例設十二里輪值民苦焉

兄悉肩之一錢不以擾民邑東北被水田廬漸湮百姓

請開欽堤河官持不可兄曰
朝廷設堤本以為民吾豈可避考成不為民請命乎遂
淺之奉
命賑災實政均沾胥吏不得毫髮私凡兄善政多端皆
此類為令十二年以引年歸邑人立書院於西關以志
思世遠去歲奉
召進都夜宿任丘旁近民聞有蔡姓自閩中來者爭問
曰吾父母安否此吾邑第一好官也對曰吾兄也康強

猶昨則大喜奔相告趨蹌敬禮有加余於是喟然歎與
曰一隅戴德千秋俎豆豈不信夫彼封己以自戕者獨
何人哉在任丘日不用内幕以二子自隨二子長賓興
次元成皆孝廉也他人有利父得宦資以為己地二子
獨以廉惠佐父牧民二子賢也家貧公務有不充者仲
弟詒皇鬻產資之不惜己私以成兄之仁仲弟賢也是
時從弟藐村為山左魚臺令亦以廉明著燕齊賢令有
二蔡之稱從弟賢也賓興後登乙未進士第令為令長

寧能傳父教豨村奏最入都令為工科給事中獻替於天子之前聲籍公卿元成詒皇亦以公車在都詒皇又將為令矣所謂子姓賢而有立者吾知其涵濡㫁勉以競爽而鳴鏘也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以此壽凡其亦怡然矣乎凡自先世分派居泉州王父太僕公與吾先人同官於朝兄弟相敦善今吾復與諸羣從子姓同聚京師悦情話而規德業靜言思之竊有餘幸因稱觴而念祖且以侑勸也

熊封君壽序

雍正六年八月十一日為巖叟先生七袠之辰子編修暉言敘次美行求余一言以侑觴余閲之憮然曰是古之所謂孝廉也可以壽世矣漢時重孝廉之科或舉孝或舉廉或孝廉並舉東漢始分為四科然不聞得人盛於孝廉也孝廉取實行不試順帝時左雄始奏試之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章奏然不聞已試之後得才盛於未試也隋唐以來專以文辭第甲乙故今謂登乙榜者為

孝廉名似而實非矣先生學成雋於鄉應孝廉之稱三
上公車不第以父母暮年絶意進取承歡膝下色養志
養無忝可謂孝矣性介潔嘗曰薦紳不苟求猶人不為
丐不苟取猶人不為盜可謂廉矣司教彭澤敬學勸行
不沾沾於文藝之末其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者乎水
有源而木有本吾聞先生王父大仰公以冒刃救父傷
目睛突出人稱為孝眼先生則孝之所由來也父脱塵
公以還金見稱則廉之所由來也先生萃祖父之美以

體於身以教於人光啟開麗克昌乃後編修勉之孝者仁之本也由愛敬之心推之至無不愛無不敬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孝之所流也廉者義之立也由不為穿窬之心推之至於事各有宜以協天則南軒所謂無所為而為是皆廉之所充也先生之篤行流光人子之顯揚褒大止此而已又多乎哉敬以此復於編修而以壽先生焉

二希堂文集卷四